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

三



東坡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三傳義

左氏三篇

供養三德為善

東坡先生



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書甚可閔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生焉故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負販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夫以南蒯而遇文王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為善又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皆無以當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良之八史曰是謂良之隨其繇曰元亨利正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故左氏之論卜筮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而其餘者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為洪範稽疑之說通龜筮以同鄉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

小雅周之衰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目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而文武之業未墜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

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盛衰之際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扎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扎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君子能補過

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暮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其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鄰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况夫三相之間而孰知夫

三蘇文十五

卷之二 歐希

二

有僖子賢哉僖子之如楚也病不能相禮將死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絕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與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而請於魯君與之車使適周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其功之如此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過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穀梁四篇

侵不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牖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氏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隙賊賢害民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之疆里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謹而書之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春秋而况包人氏驅牛馬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汶陽田而陽樊之人不服愚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

### 魯猶三望

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

三傳文一五

卷之八 鄭注刊

二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憫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焉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不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與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與絕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

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有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日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

### 魯作丘甲

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公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立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

### 雩月何以為正

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王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享請也古之人重請以為非讓之嗚呼為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王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

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九災異歷日者月曆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例

### 公羊三篇

#### 大夫無遂事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

三傳文十五

卷之十一 鄭小

五

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良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目者流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目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目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矣

#### 定何以無正月

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常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時書正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日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

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而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邪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之有正月則不言而知其妄矣

初稅畝

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上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息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而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蜃生公羊傳曰蜃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而復古故有大年愚以為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尚書解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甚矣耳目之為天下禍福也洪範五事為皇極之用治亂之所由出狂聖之所由分風雨之所由作五福六極之所由致故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掩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於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太甲之復辟伊尹戒之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何謂遠何謂德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惟小之為知又烏能及遠哉採夜光於東海者不為鉅

三齊文

二百廿

桓而回罔羅求合抱於鄧林者不以徑寸而枉斧斤苟志於遠必略近矣故子張問明孔子既告之以明而又訓之以遠由此觀之視不及遠者不足為明也梁惠王問利於孟子孟子告以仁義曰王何必曰利夫言利者其言未必不中也然君子不聽曰言利者必小人也聽其言必行其事行其事必近其人小人日近君子日踈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九言苟出於利雖中小人也况不中乎苟出於德雖失猶君子也况不失乎由此觀之聽不生於德者非聰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至百二十獲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為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為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為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

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夏后氏安能減半而辦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為清要自唐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為陋矣夫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佚於任使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為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為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商之工臣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滅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污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濟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為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資濫觴之水有稽天之道不可謂無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衆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於夫婦之所能其至也雖聖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能為堯舜歷千載而無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衆人以迹求之故未

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學者之所深疑也請試論之濫觴可以稽天東河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聖念否之說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當也達者不以夫一害一此之謂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亂者伊尹不廢也至於廢則其狂也審矣然卒於為商宗周公曰茲四人迪哲蓋太甲與文王均焉明皇開元之治至於刑措與夫三代何遠林甫之專祿山之亂民在塗炭豈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觀之聖狂之相去殆不容髮矣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夫動者不安者也夫惟不安故求安者而託焉惟一者為能安天地惟能一故萬物資生焉日月為能一故天下資明焉天一於覆地一於載日月一於照聖人一於仁非有二事也

三蘇文十六

三

六百四十一曾

夜之代謝寒暑之往來風雨之作止未嘗一日不變也變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殺而不害其生豈非所謂一者常存而不變故耶聖人亦然以一為內以變為外或曰聖人固多變也歟不知其一也惟能一故能變伊尹戒太甲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新與二者疑若相反然請言其辨物之無心者必一水與鑑是也水鑑惟無心故應萬物之變物之有心者必二目與手是也目手惟有心故不自信而託於度量權衡己且不自信又安能應物無方日新其德也哉齊人為夾谷之會曰孔丘儒者也可劫以兵不知其戮齊優如殺犬豕此豈有二道哉一於仁而已矣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愚故曰聖人一於仁

庶言同則繹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虞之為言度也出納之際庶言之所在也必得我師焉夫言有同異則聽者有所考言其利也必有為異之

道言其害也必有致害之理反復論辨廷議而衆決之長者必伸短者必屈焉真者必遂偽者必窒焉故邪正之相攻是非之相稽非君子之所患者廢言同而已考同者莫若繹古者謂細繹細絲者必求其端究其所終說命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陳之所謂繹者說命之所謂求也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王導輔政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責之曰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古之君子其畏同也如此同而不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 作周恭先作周孚先

周之將興必有繼天之王建都邑立藩輔以定天命而宅民心爲子孫之師亦必有命世之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之宗然後可以世世垂拱仰成雖有中主弱輔而不至於亂故曰孺子來相宅其大博典商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子曰以多才越御

三才圖會卷十六

四

六百廿 曾子

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博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荅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過於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 王省惟歲

論堯舜之德者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史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

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其曰無為何哉古人有言曰除日無歲又曰日  
一日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也月者日之積也  
舉歲積兼月舉月積兼日矣日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  
不見此豈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臣之勞也歲之并考人  
君之功也故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  
宜也禹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皋  
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歷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  
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  
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氣稟安在哉惟其無在而不可  
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  
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星者  
日月之所舍所因以爲寒暑風雨者也民者上之所託所因以爲號令  
賞罰者也日月不自爲風雨寒暑因風而爲節君不自爲號令賞罰

民而爲節上執其要下治其詳所謂歲月日時無易也文王不兼庶獄  
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鬪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程書光武  
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治亂之効亦可以驟見矣  
乃言底可績

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  
也其道不効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  
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堯將  
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爲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  
見其偏不得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烏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  
也哉故言可聽而不可行事可行而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是  
功未始成也舜禹皋陶之言皆功成而民安之者也嗚呼極之爲至德  
也久矣箕子謂之皇極子思謂之中庸極則非中也中則非極也此味

者之論也故世俗之學以中庸為處可否之間無過與不及之病而已是近於鄉原也若夫達者之論則不然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舜禹皋陶之成功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愚以謂窮理盡性然後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以之事天則天成以之事地則地平以之治人則人安此舜禹皋陶之言可以底績者也

聖讒說殄行

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為為可傳為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堯舜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故邪隱者進焉齊相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去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情難近相公不聽卒以亂齊齊相賢主也管仲信臣也夫以賢主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三子者似忠而難知也歟甚矣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可繼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之為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為為之矣苟難者無所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並與巧者不能獨進拙者可以自効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而天下治矣

論語解二篇

觀過斯知仁矣

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自孔安國以下解者未得其本指者也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聞之於師曰此論語之義疏也請得以論其詳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然古有各知人者其効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

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飡得趙襄郭林宗以破甑得茹容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蠶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 君使臣以禮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則難臨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為主且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宜若近於偽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為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二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以太息矣

### 孟子解一篇

####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為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於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為也

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論語拾遺

穎濱先生

予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者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心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不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九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以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

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  
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  
天命人之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  
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  
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  
無心然後縱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  
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為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  
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軌輾端持輓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  
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  
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輓軌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  
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

三子集卷十七 六十四十五

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且  
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  
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矣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  
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  
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水必有泥方薪未盡  
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  
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  
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性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殆矣  
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  
能遂以終身也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  
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及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

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瑳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邪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之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躬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

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辨也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秦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秦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秦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秦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秦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爾

武王曰子有亂自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三傳文十七

六月三十九

四

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妣也然則武王蓋曰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穆太妣雖母以九人故謂之且焉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爾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為魯大夫隣國有弑君之禍而恬不以為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為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備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

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君齊桓雖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它也犁彌謂齊

三葉文十一

六五十一

五

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曾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賅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始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免於蔽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言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

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不如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其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忠信汎愛而親仁者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

三蘇文

五十八十五

六

蓋無足恠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相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相子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者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其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重廣眉山三蘇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